

『中庸』第二十八、二十九章

參考文獻：

- 『中庸直解』校本（下） 竹越孝（直）
『中庸譯注』（譯）
『朱子語類』卷六十四（宋）黎靖德（語）
《中庸》詳解（詳）
徐醒民居士講座（徐）

第二十八章

子曰：愚而好自用，賤而好自專

愚：不明。“既明且哲”。“果能此道矣，雖愚必明”。“誠則明矣，明則誠矣。”明，“顯性”的意思。愚，不是指智能低下（徐）。而指，性被物欲所蔽則愚矣，愚者性微物顯。（詳）

「愚」是無德的人（直、語）

自用：不能夠聽取或採納別人的意見。自己認為一切都對，自己想的比別人都好。辦起事情來，自己主張，不聽任何人的建議（徐、譯）。子思引孔子之言說：愚的人不可自用，卻好用一己之見而妄作。（直）

「賤」是無位的人（直）。自專：獨斷專行（譯）。不在那個位子，偏偏要辦那個位子上的事情，那就不務正業了（徐）。

賤的人不可自尊，卻好專以一己之智而僭為。如後面說有德無位而作禮樂者便是。（直）

賤之所以為賤者，在不能克除人心之鼓動，而復自專，則離道遠矣。（詳）

有位無德而作禮樂，所謂『愚而好自用』；有德無位而作禮樂，所謂『賤而好自專』。（語）

生乎今之世，反古之道。如此者，災及其身者也。

反：回復。生乎今世，自當遵守周家制度，倒要復行前代的古道。似這等人，必然有禍惠及身，不能自保，故曰「災及其身者也」。（直）

居周之世，而欲行夏殷之禮，所謂『居今之世，反古之道』，道即指『議禮、制度、考文』之事。（類）

非天子不議禮，不制度，不考文。

制度：指制訂法度。考文：考訂文字規範。（譯）

此以下是子思之言。「議」是議論。「禮」是親疏貴賤相接的禮體。「制」是制作。「度」是服飾用的等級。「考」是考正。「文」是字書的點畫形象。子思又說：制作禮樂，必須是聖人在天子之位。若非天子。如何敢議論那親疏貴賤的禮體，如何敢制作那服飾器用的等級，又如何敢考正那字書的差錯。這一節是說愚賤者不可自用自尊的意思。（直）

今天下車同軌，書同文，行同倫。

車同軌，書同文，行同倫：車同軌指車子的輪距一致；書同文指字體統一；行同指倫理道德相同。這種情況是秦始皇統一六國后才出現的。據此，也可能《中庸》有些章節是秦代之後儒者增加的？或秦之前人們以有此願望？姑且存疑。（譯）

「今」是子思自指當時。「軌」是車轍之跡。「文」是文字。「倫」是倫序。子思說：如今天下一統，地方雖多，其車行的轍跡廣狹都一般，所寫的文字點畫也都一般，以至君臣父子，尊卑貴賤的等級也無一件差別。（直）

雖有其位，苟無其德，不敢作禮樂焉；雖有其德，苟無其位，亦不敢作禮樂焉。

「位」是天子之位。「德」是聖人之德。（直）

雖有天子之位，而無聖人之德，不敢治禮作樂；雖有聖人之德，而無天子之位，亦不敢治禮作樂。是以德位兼全，如堯舜以及三王焉，始能治禮作樂也。（詳）

子曰：吾說夏禮，杞不足征也；吾學殷禮，有宋存焉；吾學周禮，今用之，吾從周。

夏禮，夏朝的禮制。杞：國名，傳說是周武王封夏禹的后代于此，故城在個河南杞縣。征，驗證。

殷禮：殷朝的禮制。宋：國名，商湯的后代居此，故城在今河南商丘縣南。（譯）

子思引孔子之言說：自我周而前若夏時之禮，我也能說其意。但他的子孫，即杞國之在於今者，文獻不備，不足以考證吾言。若殷時之禮，我也曾學習其事，雖他的子孫，宋國之在於今者，文獻猶有所在，然又不是當世之法。惟我周之禮，我所學習，今日天下臣民，盡皆遵用，乃是時王之制，與夏商不同，則我之所從正在此周禮而已。蓋孔子雖有聖人之德，然不得天子之位，則亦不敢居今反古。這便是時中之道，子思引此，所以明為下不倍的意思。（上一章）（直）

第二十九章

王天下有三重焉，其寡過矣乎！

三重：謂議禮、制度、考文也。（詳）。「寡」是少。「過」是過失。子思說：王天下之道。有議禮制度考文三件重事。這三件重事。惟天子得以行之。則天下的諸侯。皆知奉法而國不異政。天下的百姓。皆知從化而家不殊俗。人人為善。自然少有過失。故曰「其寡過矣乎」。（直）

上焉者雖善無征，無征不信，不信民弗從；

上焉者：指在上位的人，即君王。征，證明，驗證。在上位的人，雖然行為很好，但如果沒有驗證的活，就不能使人信服，不能使人信服，老百姓就不會聽從。（譯，詳）

「上焉者」是說時王以前。如夏商二代便是。「徵」是證。子思又說：上焉者，如夏商之禮雖善，但年代已久，不可考證。既不可考證，便不足取信於人。既不足信於人，百姓便不肯服從。（直）

下焉者雖善不尊，不尊不信，不信民弗從。

「下焉者」謂聖人在下（不在位），如孔子便是。「尊」是尊位。子思又說：下焉者。如孔子之聖。雖善於制禮，但不得尊居天子之位。既不在尊位，也不足取信於人，百姓也不肯從他。可見三重之道，必是有聖人之德，居天子之位，然後可行也。（直）

下焉者：指在下位的人，即臣下。（譯）在下位的人，雖然行為很好，但由于沒有尊貴的地位，也不能使人信服，不能使人信服，老百姓就不會聽從。（譯）

下焉者。雖有善德而無尊位。縱作議禮、制度、考文三事。則民必不信，因其越份故也。不信則身與心俱不從矣。由是觀之，非有善德，有征驗，有尊位者，則不敢議禮、制度、考文也。（詳）

銖曰：「呂氏以三重為議禮、制度、考文，無可疑。」曰：「但『下焉者』，人亦多疑，公看得如何？」銖曰：「只據文義，『上焉者』指周公以前，如夏商之禮已不可考；『下焉者』指孔子雖有德而無位，又不當作，亦自明白。諸說以『下焉者』為霸者之事，不知霸者之事安得言善！」曰：「如此說卻是。」銖。（類）

故君子之道：本諸身，徵諸庶民，考諸三王而不繆，建諸天下而不悖，質諸鬼神而無疑，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。

三王：指夏、商、周三代君王。所以君子治理天下應該以自身的德行為根本，並從老百姓那里得到驗證。考查夏、商、周三代先王的做法而沒有背謬，立于天地之間而沒有悖亂，質詢于鬼神而沒有疑問，百世以后侍到聖人出現也沒有什麼不理解的地方。（譯）

「君子」指王天下的君子。「道」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。「徵」是驗。「庶民」是百姓。「考」也是驗。

「三王」指夏禹、商湯、周文武。「繆」是差繆。「建」是立。「天地」只是簡道。「悖」是違背。「質」是質證。「鬼神」是造化之跡。「俟」是等待。子思承上文說：王天下的君子，行那議禮制度考文的事，必本於自家身上。先有其德，驗於天下百姓，無不信從我所行的。考那三王已行的事，無一些差繆。我所立的，參那天地自然的道無一些違背。幽而質證於鬼神，也與鬼神之禮相合而無疑。遠而百世之下等待那後來的聖人，也與後聖之心相契而無惑。這一節是說君子欲行三重之道，必先有這六事，然六事之中，本諸身一句尤為切要也。（直）

問：「『建諸天地而不悖』，以上下文例之，此天地似乎是形氣之天地。蓋建諸天地之間，而其道不悖於我也。」曰：「此天地只是道耳，謂吾建於此而與道不相悖也。」時舉。

問「『質諸鬼神而無疑』，只是『龜從，筮從』，『與鬼神合其吉凶』否？」曰：「亦是。然不專在此，只是合鬼神之理。」問：「『君子之道本諸身』，章句中云『其道即議禮、制度、考文之事』，如何？」曰：「君子指在上之人。上章言『雖有德，苟無其位，不敢作禮樂』，就那身上說，只做得那般事者。」德明。（類）

質諸鬼神而無疑，知天也；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，知人也。

子思說：鬼神是天理之至。王天下之君子，將那議禮制度考文之事質證於鬼神，與鬼神之理相合而無所疑。是能於天之理無不知矣。聖人是人道之至，百世而下等待聖人，與後聖之心相契而無所惑。是能於人之理無不知矣。（直）

是故君子。動而世為天下道。行而世為天下法。言而世為天下則。

「動」字是兼下面「行」與「言」說。「道」字是兼下面「法」與「則」說。「法」是法度。「則」是準則。（直）道：通“導”，先導。（譯）

子思又說：王天下之君子議禮、制度、考文，既本諸身而徵諸庶民，以至遠近幽明無往不合。故凡動作，不但一世為天下之道而已，而世世為天下之道。動而見於行事，則世世為天下之法度，人都守之而不敢有所違。動而見於言語，則世世為天下之準則，人都信之而不敢有所背。其為天下道如此。（直）

以君子的舉止能世世代代成為天下的先導，行為能世世代代成為天下的法度，語言能世世代代成為天下準則。（譯）

遠之則有望。近之則不厭。

「望」世仰慕。「厭」是厭惡。子思說：王天下之君子，言行可為天下後世之法則，那遠處的百姓，喜其德之廣被，都有仰慕之心；近處的百姓習其行之有常，也無厭惡之意。（直）

望：威望。（譯）在遠處有威望，在近處也不使人厭惡。（譯）

詩曰：在彼無惡，在此無射；庶幾夙夜，以永終譽！

「詩」是『周頌·振鷺』之篇。「惡」是怨惡。「射」是厭戮。「庶幾」是几乎的意思。「夙」是早。「永」是長久。「譽」是聲名。子思引詩說，？微子？在他國都無人怨惡他。來此周京也無人厭戮他。庶幾自早而夜，得以長保這聲名於終身。今王天下之君子能得遠近的人心，與詩所言的意思一般。

（直）

《詩經》說，“在那里沒有人憎惡，在這裡沒有人厭煩，日日夜夜操勞啊，為了保持美好的名望。”

（譯）

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于天下者也。

「此」指前面本諸身以下六事。「蚤」是先。子思又說：君子行三重之道，未有不盡得那六事之善而能先有這聲名於天下者也。（直）

蚤：即“早”。君子沒有不這樣做而能夠早早在天下獲得名望的。（譯）